

James S. Spiegel 博士，《基督教伦理》，第 11 节， 堕胎，第 2 部分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讲课。这是第 11 节课，堕胎，第 2 部分。

好的，在看了一些支持堕胎选择权的主要论点之后，让我们来看看支持堕胎立场的一些论点。我们将看其中两个论点，一个来自哲学家唐·马奎斯，另一个来自哲学家亚历山大·普鲁斯特。

因此，唐·马奎斯几年前写了一篇论文，他认为，为了让我们对堕胎辩论的想法更加清晰，我们需要对杀戮的错误性做出正确的解释。杀戮是错误的，但为什么它又是错误的？因此，他在这里考虑了多种可能性。杀戮是错误的，因为它是残酷的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你可以用非常不残酷甚至温和的方式进行错误的杀戮。

杀戮是错误的，因为受害者会被怀念吗？杀戮会伤害到其他人，因为他们爱这个被夺走的人吗？不会。即使受害者没有被怀念，即使没有其他人因此受到伤害，杀戮也是错误的。杀戮是错误的，因为它剥夺了某人宝贵的未来。

他引用马奎斯的话，说一个人失去生命就剥夺了他未来所有的经历、活动、计划和乐趣。因此，杀人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会给受害者带来最大的损失。所以，杀人是错误的，也是错误的。

它剥夺了受害者宝贵的未来。因此，当杀人是错误的，马奎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杀人的错误性，并继续思考这其中的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杀死生物意义上的人类不仅是错误的。

它允许杀害动物是错误的。动物也有一个潜在的宝贵未来。如果你杀死一只动物，尽管这和杀死一个人的程度不同，但它仍然是表面上错误的，至少是潜在的错误，因为那只动物的未来被剥夺了。

此外，他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主动安乐死总是错误的。如果某人处于绝症状态，而且无论如何都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而通过安乐死或医生协助自杀加速他们的死亡，你并没有夺走一个宝贵的未来；你夺走的是一个可能将饱受极度痛苦折磨的未来。这也是他的观点的一个暗示，或者说，这种对杀戮不法性的理解，至少是就其本身而言。

我们将单独讨论安乐死。但他的观点也解释了杀害儿童和婴儿以及胎儿的不法行为。

请注意，在他看来，他没有关注胎儿人格的概念。这是 Marquis 论点的重要方面之一。他没有诉诸胎儿人格。

即使你承认胎儿不是人，我们也可以完全忽略这一点。即使承认这一点，他的论点似乎也具有支持生命的含义。他的解释还允许避孕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

为什么？因为在避孕药的情况下，没有人被剥夺宝贵的未来。没有一个精子细胞作为精子细胞拥有有价值的未来。没有一个卵子作为单独的卵子拥有有价值的未来。

我们不能说在避孕方面，任何特定的精子和卵子组合都因为尚未结合而失去了宝贵的未来。因此，他的观点允许避孕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一些对马奎斯论点的批评者认为，成年人和胎儿不是同一个实体。

所以，我和胎儿、受精卵、胚胎是截然不同的；你和胎儿、受精卵、胚胎也是截然不同的，有人认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奎斯的论点相悖。但他回答说，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或实体，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他们不是同一个有机体。所以，即使我们经历了从胚胎到新生儿或幼儿的发育过程，即使人格后来出现，也仍然是同一个有机体。

我是一个相同的有机体，只是处于这个有机体历史的不同阶段，就像我胎儿时期一样。实际上，亚历山大·普鲁斯特的论证深入阐述了这一观点，即我曾经是一个胎儿，但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这一点。

对马奎斯论点的另一个批评是，它没有充分重视女性的自主权，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马奎斯对此的回应是，这实际上与他的论点无关。他的结论可以证实这一点。

他的结论是，堕胎表面上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堕胎意味着剥夺一个有机体宝贵的未来。但问题仍未解决：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是否胜过对堕胎严重道德错误的担忧。

我们可以单独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与他的论点无关。所以，这是Marquis的论点。

接下来是亚历山大·普鲁斯特的论点，它以这个基本观点开始，我们都知道我曾经是胎儿。你也曾经是胎儿。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胎儿。

从这个简单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很多与堕胎辩论相关的内容。普鲁斯特是这样论证的。我曾经是一个胎儿，如果现在杀死我是错误的，那么在我还是胎儿的时候杀死我也是错误的。

这适用于世界各地的所有人。因此，在同样的情况下，杀死胎儿和杀死成年人是错误的。胎儿应该得到与成年人同样的尊重。

所以，如果你现在杀了我，你杀死的生物体和你堕胎时杀死的生物体是一样的。我们是同一个生物体。他花了一些时间探索这个想法：我曾经是胎儿，你也曾经是胎儿。

那有什么证据呢？他指出，我母亲在我出生前九个月怀上这个孩子，当时正值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我猜我父母当时完全不顾一切，认为核战争即将来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所以我九个月后就出生了。

所以也许我应该感谢赫鲁晓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样的人。但话虽如此，我母亲在我出生前九个月怀上的那个有机体从未死去。它不仅仅是我的一部分，而且与我息息相关。

所以，我和胎儿是同一个个体有机体。它看起来非常不同。但尽管我们在身体形态上存在差异，我与那个有机体是连续的。

那么这个潜在问题呢？双胞胎异议。一些胚泡分裂成双胞胎的事实会削弱普鲁斯特的论点吗？我有几个侄子，杰克和乔希，现在 20 多岁了，他们曾经是一个胚泡。现在他们是两个人了。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曾经与他们两个相同的胚泡所具有的宝贵未来呢？这难道不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普鲁斯特的论点吗？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说，一个有机体在未来可能分裂的可能性仅仅是每 260 个胚泡中就有一个。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个体有机体。他继续谈论杀死胎儿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证据。

再说一遍，我和胎儿时期的我是一样的，尽管那时我的潜在未来要长得多。但如果你杀死胎儿时期的我，受害者和你现在杀死我是一样的。无论哪种情况，受害者都是我。

此外，因此，杀死胎儿在道德上与现在杀死我一样错误，甚至更糟糕。为什么？因为胎儿的未来比我现在这个 50 多岁的人要长得多。即使我像我母亲一样活到 90 多岁，也只有 35 或 40 年。

但当我还是个胎儿时，我可能拥有比现在更长、更有价值的未来。所以，如果我在胎儿时期就被杀死，你就会失去更多有价值的经验和项目。因此，接下来，有证据表明，出于同样的原因杀死任何胎儿都是错误的。

他的观点是，我的情况与其他人并无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胎儿。因此，杀死胎儿时的人和杀死胎儿时的我一样错误。

那么，关于对普鲁斯特论点的反对意见，有这样一条。如果母亲生命受到威胁或胎儿不健康，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这些情况应该像对待任何成年人一样

处理。如果我们承认胎儿的价值与成年人的价值一样，那么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决定。

另一个反对意见是，这种论点有时被称为轨迹论点，它无法证明永远不会成为人的胚胎与成为人的胚胎拥有同等的权利。一个叫唐·伯基奇的人提出了这个论点。另一个人（不是普鲁斯特，而是一个叫丹尼尔·普罗普森的人）回应了这个论点，这个反对意见，为普鲁斯特辩护，他指出，这个反对意见站不住脚，因为堕胎的行为本身就阻止了胚胎成为人。

因此，以上是对普鲁斯特论点的几个反对意见，以及对每个论点的回应。普鲁斯特的论点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论点，尽管它很简单，也不是很技术性。实际上，普鲁斯特和马奎斯的论点都非常清晰，也不是很技术性。

杰出的基督教哲学家，他发表了许多有关堕胎争论和其他道德问题的文章。他还对支持堕胎的论点做出了一些很好的回应。其中之一是堕胎比生孩子更安全。

一些人持这种观点，并指出，如果将妊娠初期流产的死亡率与分娩的死亡率进行比较，前者是十万分之一。我们讨论的是母亲的死亡率。分娩的死亡率是十万分之九。

许多人会指出堕胎比分娩安全 9 倍。那么，这难道不是对那些正在犹豫不决的女性的一种支持堕胎的建议吗？贝克维斯指出，这种说法极具误导性。当你看到这样的数字并说堕胎比分娩安全 9 倍时，这似乎令人印象深刻。

但事实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些数字，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多么具有误导性。因为差异实际上在统计上微不足道。堕胎女性的存活率为 99.999%。但分娩的存活率为 99.991%。差异为 0.008%，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以此为基础建立任何支持堕胎的立场都是有问题的。然后，贝克维斯继续指出，即使分娩存在重大危险，正如他所说，一个人对后代所承担的特殊道德义务远远超过一个人不履行道德义务而避免的相对危险。因此，即使数字更像 19 世纪，那时妇女分娩的死亡率要高得多，但你对后代负有特殊义务这一事实抵消了对这种危险的考虑。

现在，贝克维斯还回应了我们讨论过的朱迪思·贾维斯·汤普森的小提琴手类比。他对此有几点看法。其中之一是汤普森认为一个人对后代的所有责任都必须是自愿的。

她似乎至少默认拒绝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你自然而然地要对你的后代承担责任和义务，仅仅因为他们是你的后代。我们当然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无意中让一个女人怀孕而忽视他对后代的责任。他并没有选择承担这种义务。

就像，伙计，你有这个义务，因为这是你的孩子。即使你不想要它，你没有选择它，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这仍然是你的义务。对于怀孕的母亲来说也是如此。

贝克维斯指出，这种自愿主义、自愿主义义务的观念对家庭道德是致命的。它破坏了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对家人负有特殊义务，仅仅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后代。你对你的妈妈、爸爸、兄弟或姐妹负有特殊义务，仅仅因为他们是你的家庭成员。

所以，这对你的后代也适用。事实上，甚至更是如此。他指出，在汤普森的小提琴手类比中，小提琴手和未出生的孩子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

第一，与小提琴手不同，未出生的孩子自然地依赖母亲。小提琴手只是以一种非常人为的方式依赖你。他们必须把你打晕，然后把你和小提琴手连接起来，在你们之间制造血液流动，才能产生这种依赖。

但这是完全人为的，不像未出生的孩子对母亲的自然依赖。因此，贝克维斯认为，将未出生的孩子比作一个人工连接的陌生人，会破坏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自然联系。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贝克维斯对汤普森论点的有力反驳。好吧，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圣经中支持生命权观点的依据。以下是一些经常被引用为与堕胎问题相关的圣经段落。

其中一条来自诗篇 139 篇第 13 至 16 节，其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未出生的孩子是由上帝创造的，祂对孩子了如指掌。因此，诗篇作者说道：“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当我在隐秘处受造的时候，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当在地底下被编织时，你的眼睛看见了我未成形的身体。因此，根据诗篇作者的说法，上帝与每个人在母亲子宫内的创造息息相关。这是一种细致的天意。

因此，尽管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的父母完全不知道我的受孕，他们告诉我，我是杀精失败、避孕失败的结果，但上帝却非常清楚，并有意在我母亲子宫内的减数分裂过程中将我编织在一起。上帝积极参与其中。因此，就我的情况以及所有其他情况而言，未出生的孩子都是上帝创造的，他非常了解。

诗篇作者不只是在谈论他的情况，而是在谈论所有人类的概念。此外，在耶利米书第 1 章中，我们发现传达了同样的主题。他说，在我把你造在子宫里之前，我已认识你。

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将你分别出来。我任命你为列国的先知。所以，早在耶利米出生之前，上帝就对他有非常深思熟虑的计划。

也是如此。另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圣经论点是，在某些情况下，未出生的婴儿被称为孩子，例如在《路加福音》第 1 章中，耶稣的母亲和施洗约翰的母亲相遇。施洗约翰的母亲说，婴儿在她的子宫里跳动。

出埃及记 21 章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它是摩西五经中的案例研究之一，其中说，如果打架的男人打了孕妇，导致她早产，但没有造成严重伤害，那么罪犯必须被罚款。它接着谈到，如果造成进一步伤害，惩罚应该是以眼还眼、以命偿命，等等。

不幸的是，这段经文在一些圣经译本中被翻译为流产。而字面意思是，yezu yeladeha 是这里的关键希伯来语短语，意思是她的孩子出生了。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早产的孩子是活着还是死了。

因此，如果将其正确翻译为早产或孩子出生，那么任何进一步的伤害都将适用于该孩子。因此，如果婴儿确实死亡，那么它就变成了以命抵命，适用于孩子。突然间，它就变成了非常有力的反堕胎段落。

但如果将其错误地翻译为流产，实际上就成为一种支持堕胎的论点。因此，如果那段文字中关于该希伯来语短语的正确翻译有很多变化，那么她的孩子就出来了，yezu yeladeha。然后，支持生命观点的第三个论点援引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许多情况下，未出生的孩子在出生前就已受到上帝的召唤。

我们已经注意到《创世记》第 1 章的段落，但也注意到了《加拉太书》第 1 章、《以赛亚书》第 49 章、《士师记》第 13 章、《创世记》第 25 章。在每一种情况下，上帝都在人们出生前召唤他们。最后，让我们一起注意一些非常常见的支持选择权的论点。

你可以在新闻节目或有关堕胎问题的公开讨论中听到这些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女性有权选择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论点。

如果堕胎非法，那么我们将回到堕胎合法化的时代。我记得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在 1980 年代审查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时提出了这一论点。他说，如果允许这个人进入最高法院，那么我们将再次出现堕胎合法化。

而这种说法仍然存在。堕胎非法化将给一些女性带来经济困难。你经常听到这种说法。

社会不应该强迫女性把不想要的或有残疾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另一个。所以，所有这些论点的共同点是，它们都犯了循环论证的谬误。

斯科特·雷是《道德选择》一书的作者，他在关于堕胎的章节中提出了这一点以及许多其他很好的观点。这些论点都假设胎儿不是一个人，没有道德权利。因为如果胎儿是一个人，拥有你我所拥有的所有道德权利，那么说一个女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自己的身体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胎儿不仅是她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独特的人。

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谈论的是独立、独特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所以，我们对堕胎争论的观察到此结束。

这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的教学。这是第 11 节，堕胎，第 2 部分。